
战争与和平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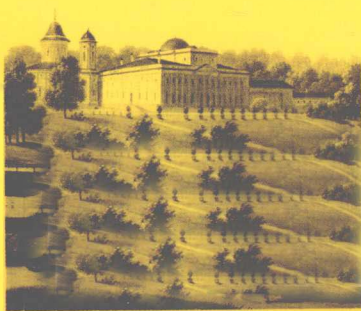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娄自良 译

译
文
名
著
精
选

Л. Н. Толстой

Война и Мир

YIWEN
CLASSICS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名著精选

YIWEN CLASSICS

战争与和平 (下)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娄自良 译

Л. Н. Толстой

Война и Мир

第三部

第一卷

从一八一一年年底起，西欧军队开始加强军备，集中兵力，一八一二年，西欧数百万之众的大军（包括运送给养和军队的人员）由西而东向俄国边境推进，俄国军队从一八一一年起也同样地向边境集结。六月十二日西欧军队越过俄国边界，于是战争开始了，也就是说，发生了违反人类理性和全部人性的事件。几百万人彼此实施不可胜计的暴行、欺骗、背叛、盗窃、制造并发行假币、抢劫、纵火和杀戮，这一切世界上全部法庭几个世纪的记述也不可能收集齐全，而在这个时期，参与其事的人们却并不认为这是在犯罪。

这个非常事件是由什么引起的？它的原因何在？历史学家天真地断言，这个事件的起因在于对奥尔登堡大公的欺凌、大陆封锁令^①没有得到遵守、拿破仑的野心、亚历山大的强硬、外交官们的错误等等。

由此得出结论，只要梅特涅^②、鲁缅采夫或塔列兰^③在公务之余细心斟酌，写一份措辞巧妙的文件，或拿破仑在给亚历山大的信里写道：皇帝陛下，我的兄弟，我同意交还奥尔登堡公国，那么战争就不会发生了。

当时的人们把问题设想成这样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拿破仑认为，战争的起因是英国的阴谋（他在圣赫勒拿岛^④上就是这样说的）；可以理解，英国国会议员认为，战争的起因是拿破仑的野心；可以理解，奥尔登堡大公认认为，战争的起因是对他所施加的暴力；商人们认为，战争的起因是使欧洲破产的大陆封锁令，老兵和将军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必须把他们投入战斗；当时的正统派认为，必须恢复优良的原则^⑤，而当时的外交官们认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由于一八〇九年俄国和奥地利的联盟^⑥未能十分巧妙地瞒过拿破仑，一七八号备忘录措辞不当。可以理解，当时的人们会想起这些原因以及无数的、无穷无尽的原

因，其数量是由千差万别的观点所决定的；可是我们后代人能从整体上观察所发生的规模宏大的事件并深入领会该事件的简单而可怕的意义，对我们来说，上述原因是不充分的。我们不能理解，几百万基督教军人互相残杀、互相折磨是由于拿破仑的野心、亚历山大的强硬、英国的狡猾政策和奥尔登堡大公的受欺凌。我们不能理解，这些情况与杀戮和暴力这个事实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由于大公受到欺凌，成千上万的人就要从欧洲的另一端来残杀和掠夺斯摩棱斯克省和莫斯科省的人们并被他们所杀。

对我们后代人来说——我们不是醉心于探索过程的历史学家，因而能以不受蒙蔽的健全理性观察事件——事件的原因是不可胜数的。我们愈是深入地探索原因，我们所发现的原因就愈多，而任何一个或一系列原因，我们认为，孤立地就其本身而言都是正确的，然而与事件的宏大规模相比，它们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因而是错误的，而且它们的作用不足以使事件发生（如果没有其他相应的原因参与的话），因而也同样是错误的。拿破仑拒绝把自己的部队从维斯瓦河对岸撤回，拒绝交还奥尔登堡公国就是这样的原因，同样，我们认为第一个法国军士是否愿意再次服役也是这样的原因：如果他不愿服役了，第二个、第三个、第一千个军士和士兵也都不愿服役，那么拿破仑的部队就会缺少这些兵员，战争也就不会发生。

①大陆封锁令，拿破仑为避免商业竞争以保护法国经济并削弱英国的军事潜力，于1806年颁布法令，禁止法国的盟国和属国等一系列欧洲国家与英国通商，实行经济封锁。俄国根据1807年的吉尔西特和约有义务参加欧洲大陆的封锁行动。不过俄国以及法国商界常常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不遵守这项法令。

②梅特涅（1773—1859），1809年起任奥地利外交大臣。

③塔列兰（1754—1838），1807年之前任法国外交大臣。

④拿破仑的宫廷高级侍从、作家拉斯卡斯在《圣赫勒拿岛备忘录》中记录了拿破仑的思想、评论和回忆。

⑤正统派指法国波旁王朝的拥护者，优良的原则意指复辟波旁王朝的思想。

⑥奥地利在与法国开战前不久，于1809年4月在与俄国的秘密谈判中就俄国保持事实上的中立达成协议。俄国还是向奥地利宣战了，但没有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

如果拿破仑不因为要求他从维斯瓦河撤兵而恼羞成怒，不命令部队进攻，就不会有战争；不过，如果所有的中士都不愿再次服役，战争也不可能发生。要是没有英国的阴谋和奥尔登堡大公，没有亚历山大的震怒，要是没有俄国的专制政权，要是没有法国革命及随后的独裁和帝制，也没有产生法国革命的种种前提，如此等等，战争也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些原因缺少一个，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由此可见，所有这些原因，数以十亿计的原因的偶合才使已经发生的事件得以发生。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没有什么事件发生的独一无二的原因，而事件之所以必定会发生只是因为它必定会发生。数百万人必定会摒弃自己的人类感情和自己的理性，由西往东去残杀自己的同类，正如几个世纪之前人们也曾由西向东蜂拥而至，残杀自己的同类。

事件发生还是不发生似乎取决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决定，其实他们的行为正像每一个抽签和被招募而投入征战的士兵一样，并非只是一意孤行。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事件是否发生似乎取决于他们）的意志要付诸实施，必须有无数条件的配合，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事件就不可能发生。必须有几百万具有实际力量的人员，以及扣动扳机、运输给养和大炮的士兵，还要他们都愿意执行这种个别的、软弱无力的人物的意志，从而被纳入那无数纷繁复杂的原因之中。

为解释历史上的不合理现象（即我们不了解其合理性的那些历史现象），宿命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越是想要合理地解释这些历史现象，便越是觉得这些现象是不合理的，是不可理解的。

每个人都为自己而生活，享有达到自己个人目的的自由，并且毫不怀疑地觉得，他可以立刻采取或不采取某个行动；但是他一旦采取了这个行动，这个在某个时刻所采取的行动就无可挽回地成为历史所占有的东西，它在历史中不是具有自由的作用，而是具有了预先决定的作用。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两个方面：个人生活，它的利益越是抽象，生活便越是自由；自发的群体生活，人在群体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要执行为他所规定的准则。

人自觉地为自己而生活，然而不自觉地成为达到历史的、全人类的目的的工具。已完成的行动是无可挽回的，他的行为在时间上与其他人的数以百万计的行为相偶合，便获得了历史意义。一个人在社会阶梯上站得越高，他所联系的人越多，他对别人所拥有的权力就越大，他的每个行动的预先决定性和不可避免性就越明显。

“帝王的心在上帝手中。”

帝王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即人类的不自觉的、共同的群体生活，为自己利用帝王生活的每一分钟作为实现它的目的的工具。

现在，在一八一二年，尽管拿破仑比任何时候都更觉得，他握有是否让自己的人民流血的决定权（正如亚历山大在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然而他在任何时候都不曾像现在这样受制于必然规律，规律迫使他为共同事业、为历史而采取（就他自己而言，他觉得这是他的自主行为）必当发生的行动。

西方的人们为了相互残杀而到东方来。按照原因偶合原理，这个行动和战争的数以千计的细小的原因都自发地适逢其会地与这一事件相偶合，这些原因是：对不遵守大陆封锁令的谴责，奥尔登堡大公，只是为了以武力争取和平（拿破仑觉得是这样）而进军普鲁士^①，法国皇帝对战争的爱好和习惯符合他的臣民的愿望，醉心于大规模的备战，备战的开支，获取利益以弥补这些开支的需要，令人眼花缭乱的德累斯顿的隆重会见^②，外交谈判——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些谈判是真诚地谋求和平，却只是伤害了双方的自尊，还有千百万个其他原因适逢其会地与将要发生的事件相偶合。

苹果成熟后落下来了——为什么它会落下来？是由于地心引力，

① 1812年4月法军渡过奥得河进入普鲁士。

② 1812年5月初拿破仑在德累斯顿会见他的新盟友——奥地利皇帝及其家庭以及普鲁士国王和王储，含有向俄国示威的意思。

由于枝子枯萎了，由于被太阳晒干了，由于变得更重了，由于风吹，还是由于站在树下的孩子想吃它？

什么也不是原因。这一切只是任何生命中的、有机的、自然界的事件得以发生的条件的偶合。认为苹果落下是由于细胞组织腐烂等等的植物学家又正确又不正确，正如那个站在树下的孩子，他会说苹果落下是因为他想吃它而祷告过。同样，如果有人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是由于他想这样做，并由于亚历山大想要他灭亡而灭亡，也是又正确又不正确，如果有人说，被挖掘不止的百万普特重的山之所以倒塌是由于最后一名工人用十字镐的最后一击，也是又正确又不正确。在历史事件中，所谓伟大人物只是事件的标签，他们也像标签一样与事件本身完全没有关系。

他们的每个行动对他们自己来说，似乎都是他们的自主行为，在历史意义上却是不由自主的，而是处于同整个历史进程的联系之中，是亘古注定的。

二

五月二十九日^①拿破仑离开了德累斯顿，他在那里待了三个星期，被宫廷中的人物所围绕，其中几位王子、大公、国王，甚至还有一位皇帝。拿破仑临行前对比较满意的几位王子、国王和那位皇帝很亲切，斥责了他不完全满意的几位国王和王子，又拿自己的，也就是取自其他国王的珍珠和钻石赠与奥地利皇后，如同他的一位历史学家所说^②，他亲热地拥抱了皇后玛丽亚·路易莎，便把她留在痛苦的离别之中了，她显得那么难舍难分——这个玛丽亚·路易莎以他的妻子自居，尽管他另有一个妻子在巴黎；虽然外交官们还坚信和平是可能的，并为此而勤奋地工作，虽然拿破仑皇帝亲自写信给亚历山大皇帝，称他为皇帝我兄，信誓旦旦地说他不希望战争，而且将永远爱他、尊敬他——结果

①这里说的是新历，按旧历应为17日。书中其他各处的日期均为俄国旧历。

②参见梯也尔的《执政府和帝国时代的历史》。

他还是驶往军中，并且在每一站都发布新的命令，催促军队东进。他乘着六匹马拉的旅行马车，在少年侍从、副官和卫队的簇拥下沿着大道前往波森^①、托伦、但泽^②和柯尼斯堡^③。在每一座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激动而狂热地欢迎他。

军队在由西向东推进，每站更换的六匹马拉着他驶往同一个方向。六月十日他赶上了部队，在维尔科维斯森林一座波兰伯爵的庄园里为他准备的行宫过夜。

第二天拿破仑赶上了部队，乘轻便马车抵达涅曼河，为视察渡口地形他换上波兰军服，来到岸边。

他看到了对岸的哥萨克 (les Cosaques) 和辽阔的草原 (les Steppes)，草原中央是圣城莫斯科，这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④曾经入侵过的那个与西徐亚国^⑤相似的首都——拿破仑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既违背战略上的考虑，也违背外交上的考虑，竟然下令进攻，于是第二天他的部队开始横渡涅曼河。

十二日清晨，他走出这一天搭在涅曼河陡峭的左岸上的帐篷，用望远镜看着自己的部队从维尔科维斯森林涌出的洪流，漫过横跨涅曼河的三座大桥。部队知道皇帝亲临，在放眼寻找他，当他们发现山上有一个离开侍从独自站在帐篷前的身穿常礼服、头戴礼帽的身影时，便抛起帽子高呼：“皇帝万岁！”——同时一直掩蔽在大森林里的部队仍在成群结队地向外涌流，源源不绝，并列队通过三座大桥走向对岸。

“现在我们要行动啦！噢！他亲自来，事情就能干得热火朝天。真的……那就是他啊，乌拉，皇帝！这就是亚细亚的大草原了……不过是个叫人讨厌的地方。再见，博舍。我把莫斯科最好的宫殿留给你。再

① 波森，今波兰的波兹南。

② 但泽，今波兰的格但斯克。

③ 柯尼斯堡，今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

④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前356—前323），史称亚历山大大帝，曾在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领域内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

⑤ 西徐亚人，亦称斯基泰人，为古老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曾在黑海北部沿岸定居，公元前3—2世纪在克里米亚西部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国家西徐亚国。

见，祝你成功。你看到皇帝了吗？乌拉！要是我能当上印度总督，我就让你当个克什米尔的大臣……乌拉！这就是皇帝呀！看到他了吗？我看到他两次，就像现在看到你一样。矮小的军士……我亲眼看见他给一个老军人挂上十字勋章……乌拉，皇帝！……”年老和年轻的、性格和社会地位各异的人们都在这样说着。人人脸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表情，他们为久已盼望的远征终于开始而高兴，对身穿常礼服站在山上的那个人满怀热情、忠心耿耿。

六月十三日拿破仑得到一匹不大的纯种阿拉伯马，他骑上这四匹马向涅曼河上的一座大桥疾驰而去，不断响起的兴高采烈的欢呼声震耳欲聋，显然，他之所以忍受下来，只是因为不能禁止他们用欢呼来表达自己对他的爱戴，可是这种声音到处伴随着他，使他很不舒服，而且分散了他对战事的注意，自从来到部队他就一直牵挂着作战的问题。他骑马走过架在几条小船上的浮桥，上了对岸，随即拨转马头，向左朝着科夫诺^①的方向驰去，在他前面的是幸福至极、兴高采烈的近卫猎骑兵，他们沿着骑兵部队在他之前奔驰过去的路线为他清扫道路。他来到宽阔的维利亚河边，勒马站在波兰枪骑兵团附近，这个团就驻扎在岸边。

“万岁！”波兰人也兴高采烈地欢呼着，他们乱了队形，为了能看到他而互相推挤着。拿破仑视察了河流，下马坐在一棵倒在岸边的原木上。根据一个无声的手势，有人递上了望远镜，他把它架在跑过来的深感幸福的少年侍从的背上，开始观察对岸。然后他专心致志地看着一张摊在原木之间的地图。他头也不抬地说了什么，于是他的两名副官骑马跑到波兰枪骑兵那里。

“什么？他说了什么？”看到一名副官跑来，波兰枪骑兵的队伍里响起了这样的问题。

下达的命令是要找一个浅滩涉水过河。波兰枪骑兵上校，一位五官端正的老军人，激动得满脸通红、口齿不清地向副官问道，找不到浅滩是否允许他带领自己的枪骑兵泅渡。他显然带着唯恐被拒绝的心情，像

^① 科夫诺，今立陶宛的考纳斯。

一个男孩子要求准许他骑马那样，惶恐地要求准许他在皇帝的眼前泅渡。副官说，皇帝对这种过分的热心想必是不会感到不满的。

副官此言一出，留着小胡子的老军官神采飞扬、双目炯炯，举起马刀高呼：“万岁！”——于是他命令枪骑兵们跟着他，用马刺在马腹上一撞便冲往河边。他恶狠狠地催动畏缩的坐骑，扑通一声跳进了水里，朝水深流急的地方泅去。几百名枪骑兵跟在他后面纵马奔驰。在激流之中又冷又害怕。枪骑兵们彼此抓住不放，纷纷落马，有些马沉没了，有些人也沉没了，其余的人有的伏在马鞍上，有的抓住马鬃拼命游着。他们竭力向前游往对岸，尽管渡口就在半俄里之外，他们感到自豪，因为他们在这条河里泅水和沉没是在那个人看得见的地方，而那个人坐在原木上，甚至没有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当回来的副官瞅准适当的时机，恭请皇帝注意波兰人对他的忠心的时候，身穿灰色常礼服的矮小的人站了起来，他把贝尔蒂埃^①叫到身边，和他在岸边走来走去，一边给他发布命令，偶尔不满地抬头望望那些正在沉没的枪骑兵，因为他们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他确信，在世界各地，从非洲到莫斯科维亚^②大草原，凡是他所到之处都同样地会引起轰动并使人们陷入忘我的疯狂，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他吩咐把马牵来，跨上马回自己的驻地去了。

大约四十个左右的枪骑兵在河里淹死了，尽管曾派船去救援。大多数人被激流冲回岸边。上校和几个人过了河，艰难地爬上对岸。但是他们一到岸上，身上磨破的湿衣服还在溪流般地淌着水，便高呼：“万岁！”兴高采烈地望着拿破仑刚才站立的地方，但他已经不在那里了。这时他们仍然感到很幸福。

傍晚拿破仑在发出两项指示之间——一项是要求尽快将印制好的俄国假币运来，以便带进俄国，另一项是要枪毙一个萨克森人，在他身上截获的一封信里有关于法军军事命令的情报——发出了第三项指

① 贝尔蒂埃（1753—1815），法国元帅，1812—1814年任法军总参谋长。

② 莫斯科维亚，原指莫斯科公国。

示，将毫无必要地投入河中的波兰上校列入以拿破仑为首的荣誉团（Légion d'honneur）名册。

上帝要谁灭亡，必先使他疯狂。^①

三

俄国皇帝这时在维尔纳^②已住了一个多月，进行军事检阅和演习。对大家预料中的战争还毫无准备，皇帝是为备战而从彼得堡来到这里的。没有统一的作战计划。对提出的几个作战计划应该采取哪一个始终犹豫不决，皇帝亲临大本营一个月之后，犹豫不决的情况只是变本加厉了。三支军队^③都各自有一个总司令，可是却没有人统帅全军，皇帝也不愿承当此任。

皇帝住在维尔纳越久，人们对战争的准备便越来越少，因为等打仗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皇上周围的人们的全部努力似乎都集中于一点，就是要使皇上愉快地消磨时光而忘却面临的战争。

在波兰富豪以及近臣和皇上本人多次举办舞会和娱乐活动之后，六月间皇上的一个波兰侍从将军想以侍从将军们的名义为皇上举办一次宴会和舞会。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欢迎。皇上表示同意。侍从将军们募集了款项。一位最可能得到皇上喜爱的女人被请来当舞会的女主人。本尼格森伯爵，维尔纳省的一个地主，建议用他的郊外别墅作为活动场所，于是预定于六月十三日在本尼格森伯爵的郊外别墅扎克列特举行宴会、舞会和泛舟活动，还要放焰火。

就在这一天拿破仑下达了渡过涅曼河的命令，他的先头部队逼退哥萨克后越过了俄国边界，而亚历山大正在本尼格森的别墅里，在侍从将军们举办的舞会上消磨这一晚。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维尔纳，今立陶宛的维尔纽斯。

③ 西线第一军团由巴克莱·德·托利统领，他作为陆军大臣管辖下的巴格拉季翁指挥西线第二军团，掩护西南诸省的第三军团则由骑兵上将托尔马索夫（1752—1819）统率。

这是一次愉快的出色的娱乐活动，据行家说，在一个地方集中那么多美女是罕见的，别祖霍娃伯爵夫人和俄国的其他贵夫人追随皇上从彼得堡赶到维尔纳来，她出席了这次舞会，以其厚重的、所谓俄国式的美貌使娇柔的波兰女人黯然失色。她引起了注意，得到了与皇上共舞的荣幸。

自称单身汉的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把妻子撇在莫斯科，也参加了这次舞会，虽然不是侍从将军，却为舞会捐献了大笔款项。鲍里斯现在是个富翁了，在仕途上很得意，不再寻求庇护，已与同龄人中地位最高的那些人平等相交。

午夜十二点人们还在跳舞。海伦没有合适的舞伴，主动来邀请鲍里斯跳玛祖卡舞。他们是舞会上的第三对。鲍里斯偶尔冷漠地望望海伦从黑色绣金线连衣裙里露出的艳丽夺目的肩膀，不露声色地时刻观察着也在这个大厅里的皇上。皇上没有跳舞，他站在门口，不时对这些或那些人讲一些只有他才会说的亲切的话语。

玛祖卡舞开始时鲍里斯看到，最受宠信的侍从将军之一巴拉舍夫^①走到皇上跟前，违反宫廷的规矩站在离皇上很近的地方，他正在和一位波兰贵妇人谈话。皇上和那位贵妇人谈了一会儿，质疑地抬头看了一眼，似乎明白了，巴拉舍夫这样做必有重要的原因，便向贵妇人微微点头，朝巴拉舍夫转过身来。巴拉舍夫一开始说话，皇上就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他挽起巴拉舍夫的手臂穿过大厅，两旁的人不知不觉地在他面前让出了宽约三俄丈的通道。在皇上和巴拉舍夫走过去的时候，鲍里斯注意到了阿拉克切耶夫焦躁的脸色。阿拉克切耶夫皱眉看着皇上，翕动着红鼻子，从人群中上前一步，似乎在等候皇上垂询。（鲍里斯明白了，阿拉克切耶夫在忌妒巴拉舍夫，一个显然很重要的消息不通过他而直接奏闻皇上使他非常不满。）

但是皇上和巴拉舍夫走了过去，没有注意阿拉克切耶夫，从出口的

^①巴拉舍夫（1770—1837），1810年被任命为警察总监，同年任国务委员会委员。

门进入了灯火通明的花园。阿拉克切耶夫手按佩剑愤恨地环顾四周，跟在他们后面走了过去，保持着约二十步的距离。

鲍里斯在继续跳着玛祖卡舞步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在不断地折磨着他，他很想知道巴拉舍夫带来了什么消息，怎样才能最先打听出来。

在跳到需要选择舞伴的舞步时，他低声告诉海伦，他想挑选波托茨卡娅伯爵夫人，她好像到阳台上去，他在镶木地板上滑步而行，从出口的门跑进了花园，他发现皇上和巴拉舍夫正要进来到阳台上去，便止住了脚步。皇上和巴拉舍夫朝门口走来。鲍里斯慌乱起来，仿佛来不及避让似的，恭敬地紧靠着门框，低下了头。

皇上以自己个人受到侮辱的激动语气说道：

“不宣而战，入侵俄国。只有在没有一个武装的敌人留在我的国土上时我才会议和。”他说。鲍里斯觉得，皇上说了这些话感到很高兴：他很满意自己的这种表达方式，不过使他不满意的是，这些话被鲍里斯听到了。

“切不可让任何人知道！”皇上双眉紧锁地加了一句。鲍里斯明白这话是对他说的，于是闭上眼睛微微低下头来。皇上又走进大厅，还在舞会上待了近半个小时。

鲍里斯首先得知了法军越过涅曼河的消息，因而有机会向某些重要人物显示，他知道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从而有机会在这些要人眼里抬高自己。

法军越过涅曼河的出乎意料的消息特别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白等了一个月之后，竟然在舞会上得到了这个消息！皇上在获得消息的最初时刻，由于愤怒和受辱想到了后来成为名言的那句话，这句话他自己也很欣赏，因为它充分表达了他的感情。从舞会上回来，皇上在深夜两点命人召来国务大臣希什科夫^①，吩咐他起草发给部队的命令和给萨尔蒂

^①希什科夫（1754—1841），海军上将、作家、俄国科学院院士，1812年4月取代斯佩兰斯基任国务大臣，战争期间的上谕和告民众书均出自他的手笔。

科夫元帅的诏书，诏书中务必要有这句话：俄国国土上哪怕还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他就决不议和。

第二天写好的致拿破仑的信如下：

皇帝我兄：我昨日获悉，尽管我忠实地遵守对陛下的义务，您的部队还是越过了俄国边界，直至现在我才从彼得堡收到有关此次入侵的照会，洛里斯东伯爵^①在照会中通知我，自从库拉金公爵^②提出要自己的护照之时起，陛下就认为与我处于敌对关系。巴萨诺公爵^③拒绝发给护照所提出的理由，决不会使我料到，我的大使的行动竟成为军事进攻的借口。他的行动，正如他本人所宣称的那样，并非奉我的旨意，一经得悉此事，我立即向库拉金公爵表示了我的不满，命令他照旧履行委任的职责。如果陛下不愿我们的臣民因为这种误解而流血，如果您愿意从俄国领土撤出自己的军队，那么我对所发生的事件将毫不介意，我们之间是可以达成协议的。否则我将被迫对并非由我方挑起的军事进攻发起反击。陛下，您还有机会使人类摆脱新的战争灾难。

亚历山大（签字）

四

六月十三日深夜两点皇上召见巴拉舍夫，给他读了自己写给拿破仑的信，命令他带上这封信，亲自转交法国皇帝。在派遣巴拉舍夫的时候，皇上再次向他重申了那句话：在俄国国土上哪怕还有一个武装的敌人，他决不议和，并命令他务必要向拿破仑转达这些话。皇上没有在信里这样写，是因为皇上以他的通权达变觉得，不宜在最后试图争取和

① 洛里斯东伯爵（1768—1828），法国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1811年起任驻俄大使。

② 库拉金公爵（1752—1818），当时任俄国驻法大使，因与法方关于法军撤出普鲁士的谈判失败，要求发给他和全体使馆人员护照，以便回国。

③ 巴萨诺公爵（1763—1839），1811年起任法国外交大臣。

解的时刻递交这样的信件；然而他命令巴拉舍夫务必要当面对拿破仑说。

巴拉舍夫于六月十三日夜带着一名号手和两个哥萨克出发，黎明前来到雷康特村，抵达涅曼河此岸的法军前哨阵地。他被法军的几个骑马的哨兵拦住了。

一个身穿深红色军服、头戴皮帽的法国骠骑兵军士向策马渐渐走近的巴拉舍夫猛喝一声，命令他站住。巴拉舍夫没有立即勒马，而是继续在路上缓步而行。

军士皱起眉头，骂骂咧咧地放马逼近巴拉舍夫，手握马刀粗鲁地喝问这位俄国将军是不是聋了，听不见别人的话。巴拉舍夫报出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军士派了一名士兵去找军官。

军士不理睬巴拉舍夫，和同伴们谈起了自己团里的事情，看也不看这位俄国将军。

巴拉舍夫觉得非常奇怪，在接近最高当局和权势之后，在三个小时前和皇上谈话，而且在自己的职务上总是受到恭敬礼遇之后，居然在这里，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看到一个粗人对自己的这种敌视的、主要是这种倨傲不敬的态度。

太阳刚从云层中升起；清新的空气饱含晨露。有人从村子里赶着一群牲畜走在土路上。田野里，云雀一只又一只啼叫着扑棱飞起，宛如水里冒出的气泡。

巴拉舍夫环视四周，等军官从村子里出来。俄国的哥萨克、号手和法国的骠骑兵们偶尔彼此看一眼。

法国骠骑兵上校看来刚起床，骑一匹肥壮、漂亮的灰色马带着两名骠骑兵从村子里出来了。军官、士兵和他们的马匹都有一种得意和炫耀的神气。

这是在战局初期，部队还完好无损，从事着简直像检阅似的和平活动，只是有一种军容整肃、威武的情调和大战前总会有的那种快乐、进取的精神风貌。

法军上校勉强忍住哈欠，但是很有礼貌，看来他理解巴拉舍夫所负